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雪

力付起

王泰栋 著

大雪飘来湖山益增静美白光映眼间生活喜此境不可多得也

作家出版社

陈布雷日记解读

或職務有閑之事項

找寻真实的陈布雷

曉海未读浙大史册仍信片无信解决学生问题或无信

白楊言社京放却无切实解决办法致高可破以浙

是否必应保侍川底予以任道者浙春付

教授速袂引去就何人言决无再兵支持之理也

午後往六挂坊祀古哥適却肩自倦来四时必占

至夜十时始回房得听先生演论为解心调晨早日返京



找寻真实的陈布雷——

陈布雷日记解读

王泰栋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找寻真实的陈布雷：陈布雷日记解读/王泰栋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063 - 5610 - 7

I. ①找…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5642 号

找寻真实的陈布雷——陈布雷日记解读

作者：王泰栋

责任编辑：王宝生 韩 星

装帧设计：刘 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数：300 千

印张：25

印数：001 - 15000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610 - 7

定价：39.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1890年11月15日，陈布雷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现属浙江省余姚市）一书香门第之家。在1927年前，他是一名反对封建帝制的热血青年，因在上海办《天铎报》、《商报》时撰文反对封建帝制和北洋军阀，支持辛亥革命而有文名。1927年后，他追随蒋介石，得到蒋的赏识，从此很不情愿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但他是爱国的，在八年抗战期间为蒋写了大量文稿，以笔做枪，挥洒了自己一腔爱国热血。他始终想跳出政治圈子，而又不能自拔，最后在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之际，油尽灯枯，幻灭悲哀，自殒于世。陈布雷在民国史上是一个颇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也是个具有典型符号意义的悲剧人物。

1984年，我在撰写《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最后日子》一书时，就涉及到陈布雷，本着比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这段历史，评述蒋介石、陈布雷等民国人物。我的研究引起当时由《人民日报》主办的《报告文学》编辑部的注意，人民日报社曾邀我到北京住了一个月，充实修改《武岭梦残》，分六期连载。《报告文学》一些领导给我以很大的帮助，一位领导的话对我启发特别大，他说：“如果我们把蒋介石写成一个小流氓式的人物，把陈布雷写成一个狗头军师样的人物，那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客观。我们与之打交道几十年的这些人物居然档次这么低，那么我们几十年斗争的历史该怎样写呢？”（大意如此）《武岭梦残》连载后，反响之大出乎意料，于是我又动手写了《陈布雷外史》，1987年由中国文史

出版社出版，仅十几万字，想不到反响也很大。1997年又充实了一些材料，正式名为《陈布雷传》，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字数增加到二十几万字。

2004年，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张宏儒先生为了出版一套民国人物大传找到了我，邀请我写一部内容更为充实的《陈布雷大传》。我感到材料不足，难以胜任。张宏儒先生当时就介绍说陈布雷有一套日记，内容很丰富。而我与陈布雷的儿子陈过老人有过交往。陈过曾担任过浙江省卫生厅长，解放初从美国归来，是外科圣手，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宏儒在民革中央任宣传部长时，就与陈布雷的孙女、陈过的女儿陈重华熟识。陈重华时任民革浙江省委负责人、杭州市副市长。陈过父女为人厚道、朴实、平易近人。在张宏儒先生的启发下，我专程到杭州，找到陈过先生，陈老先生答应将其父陈布雷的日记借给我参考。陈过老说，这套日记原稿“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去，当时上海华东局宣传部的造反派还据此（因陈布雷1947、1948年日记中记有其女儿陈珺被捕又获释，由其陪同，受到过宋美龄接见等情节）把陈珺打成“叛徒”，陈珺被逼自杀。陈过老说，日记退还后，他们就把日记原稿委托南京的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保管，档案馆按照惯例复印了三套给其亲属，陈过保存有一套。

陈过老曾看到过我写的《陈布雷外史》、《陈布雷传》，所以答应将这套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借给我。但是我发觉，日记中有一些地方被人涂改，而且少了一本。陈过老说，曾经被宁波一个人借去过。他认为有人要研究，可以提供，他们家属不希望在父亲的日记上做什么文章。谁知这人借去后不还，经再三催讨，虽然奉还，但还是少了一本。我在与陈过老往来中，感到老人和其女儿都很厚道，很低调，一再叮嘱，对陈布雷要历史分析，不要溢美。我借阅陈布雷日记半年，完璧归赵。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抗

战中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颁发纪念章，陈布雷也作为爱国人士获此殊荣。陈过老本想将这枚纪念章送余姚老家，后考虑到老家没有专门保管条件，后决定把这枚纪念章送宁波市档案馆保存。授予陈布雷爱国人士纪念章，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充分肯定了陈布雷的抗日爱国精神和贡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给予陈布雷的公正评价。

一、日记内容丰富，价值颇高

我看到的陈布雷日记共有29本（1935年2月至1948年11月12日。原30本，缺1941年上半年一本）。这29本日记原件已由陈布雷亲属交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我看到的系复印件，不过字迹还很清晰，基本上保持原样）。

这29本日记，全部是蝇头小楷，用毛笔书写，写在专用的文渊阁稿纸上，16开，每面平均500字左右。每篇注明月、日、星期、天气、晴雨、温度（华氏）。4404天，每日不间断，并记有大量回溯、并记、杂感，也有剪报、图片等。陈布雷先生真可谓有心人，留下了这么宝贵的史料，而且基本上没有错字，没有别字，没有漏字，每天写下来，估计起码有150万字，真是不容易啊！

这12年零8个月时间，正是陈布雷跟随蒋介石在侍从室作幕僚长，其中又有八年抗战，因此日记所记应该是与这段重大历史有关的真实记录，是第一手史料，不仅具有研究价值，也兼有欣赏价值。仅就这150余万字的小楷而言，笔力苍劲，文字简洁又传神，常常一句话，三四个字，就把事物写活了。日记中还记下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包括他如何受到蒋介石赏识，怎样为蒋介石起草重要文告，一些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他对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的看法，蒋介石委托他接待国内外许多名流，他对这些人物的

看法等等。日记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剖析，记录了他充满矛盾的心路历程。此外，陈布雷还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的读书心得、修身养性之谈都颇具价值；记录的国内外军事、教育等重要史料，各地遗闻轶事以及对亲属、兄弟、子女之情等等，内容丰富而翔实，弥足珍贵。

二、日记突出的是为蒋起草重要文告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其首要任务就是为蒋起草重要文告。自1927年春在南昌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为蒋起草《告黄埔同学书》以来，此后，凡蒋的重要文告，差不多都经陈布雷之手，诸如1934年9月，秉承蒋的旨意，起草《敌乎？友乎？》，这篇长文非常敏感，因为在国难当头之时，“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鲁迅先生语），蒋介石和陈布雷商议后，是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在1934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一般情况下，陈布雷为蒋介石写文告两三天写成后，经反复修改就以蒋的名义发表在报纸或广播，惟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从西安回来，陈布雷除了为蒋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外，还为蒋介石编写了《西安半月记》。全文一万几千字，初稿写就也不过两三天工夫，但反复修改，从1937年1月改到4月方才发表。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文告文稿最多，影响也最大。使蒋介石在国内外赢得较好名声的是抗战爆发后的一些文告，如“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最后关头》一文，蒋慷慨陈词：“……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些名句，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1938年陈布雷在武汉，冒着

日机狂轰滥炸，为蒋介石起草《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篇6000字的文告陈布雷倾注了全身心血写就，感染力极强。当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评论该文谓：“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陈布雷对这篇为蒋起草的文告也甚满意。这篇文告用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海内外各报，皆在头版头条刊出。由此，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也赢得了国内外民众的称赞。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文告，可谓是呕心沥血、宵衣旰食。他在1939年“一月份之回溯”中记载：“本月共卅一日，适当汪变发生之后，舆论复杂，人心激动，中枢处理此事，甚费苦心，二十日以后举行五中全会，先后十日，故本月中起草文字及奔走接洽之事较繁，全月共见客六十人，访友九次，出席招待中央委员会会餐五次，阅定普通讲话稿四篇，起草重要文电九件，核阅对外谈话稿一件，为蒋夫人改定论文五篇，修改全会中关于国际问题讲演一篇（惟果起草），修改告教育界及士绅书一件，撰拟全会开会词一篇，又闭幕词初稿一件，参加起草全会宣言（先后修改四次），又修改精神总动员纲领二次，核阅提案及计划方案等文件……”一月之中就接待了60位客人，开会、会见50多次，起草改稿30余篇，工作量之大实难想象。而这种政治文告使陈布雷深感“最感支绌之苦”，于是陈布雷也会在日记中发点小牢骚，如1939年10月6日日记记：“……三时醒动笔，题目太大（注：起草告国民书），而委座所欲容纳之词又似太细小而具体，安排斟酌甚苦……”

蒋氏夫妇深知陈布雷为文之苦，不免有所表示，给予厚待，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有所感激：“……得电话准许并嘱静养，其曲加体谅处，令余感动于心……”戴季陶告诉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其说过，最苦劳的是布雷了。令他感激涕零。特别是陈布雷1939年的12月25日50岁生日前一日，蒋介石亲笔给他写了祝寿词。陈布雷在24

日的日记中写道：“……奉委员长手示，以余明日生辰，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相赠，瞻对感激，作一长函报谢；午刻，蒋夫人制作饼饵相贻，亦函致谢……”

三、日记凡13个春秋，悉数国内外大事、与社会名流交往一切历历在目

陈布雷日记还有一大特点是，这13年来，凡国内外大事，都有所记载。如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曾入川、滇、黔，一方面追剿红军，一方面控制地方军阀。其他如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抗战开始，庐山谈话会、撤出南京、武汉抗战、汪精卫投日，与苏、美、英等国外交，抗战胜利，旧政协、国民大会，李、闻被刺，学生游行、币制改革、华北东北战局等都有记载。当然，由于其政治立场决定了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看法未必正确，但毕竟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的资料。

由于陈布雷不加入任何派系，也不做任何拉关系之事，深得蒋介石信任，凡国内党、军、政、教、文、商著名人物，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多有接待。所谓党国元老吴稚晖、林森、冯玉祥、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张道藩、孔祥熙、宋子文自不用说了；教育界的胡适之、吴贻芳，文化界郭沫若、谢冰心、吴文藻，社会名流张澜、罗隆基，甚至王晓籟、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等日记中都有涉及。接触最多的还是新闻界的张季鸾、王芸生。陈布雷与张季鸾关系较深，张之去世，曾专门撰写悼文，这也是少有的。此外，对新闻界后起之秀如徐铸成、浦熙修（接受采访）也有接触。共产党方面的人物，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等，陈布雷则是陪同接见。令人奇怪的是张国焘也几次找到陈布雷。与陈布雷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邵力子、张治中，日记中多次提到，

而且情如兄弟。军、警、宪、特方面头面人物如与陈诚关系较好，戴笠、康泽等也有接触。

最令人不可思议者，在重庆时，陈布雷还接待过章士钊老先生，章士钊曾托陈赠蒋介石两件文物：一是左宗棠的藏墨，二是曾国藩的一枚图章“训练强兵动鬼神”。陈布雷在日记中记章士钊说：“此语非蒋公无可当者，故以章贻之。”陈布雷记“敬收而谢之，将转呈焉……”陈布雷大概认为这颗图章还有点意思，在1943年3月10日日记左下角盖了下来，作为纪念。

陈布雷对蒋经国印象颇好，日记中多有褒扬之词；侍从室人员中，与陈方、李惟果关系较深；对其同乡同学沙孟海也有记载。综观其对所接触人物之评述大体也符合历史事实。如对吴贻芳女士，他日记中记其是：“教育家清苦之风格”，“令人钦佩”。如对冯玉祥认为“……其语言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而动人，实通俗宣传第一流好手耳……”认为沙孟海为人比较方正，因为1944年沙母在鄞县故乡病故，陈布雷私人赠以葬礼（一笔钱），沙孟海退还。陈布雷8月28日记有“……孟海来谈，不肯受余个人致赠太夫人丧事之贻仪……”

四、日记中摘抄了不少国内外军事、教育、公路、进出口、水灾等重要资料及遗闻轶事，弥足珍贵

陈布雷日记中还摘抄了许多国内外重要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如1935年8月，日记中有鄂、湘、赣、皖四省水灾资料：“今年水灾之重，以湖北而论，较之民国二十年时过之，据许世英视察后所发表之鄂、湘、赣、皖四省灾民约逾千万，田地被淹达十万里，公私损失不下五万万，而冀鲁豫尚不计焉。鄂主席呈中央之电谓受灾四十九县，以淹没面积占全省三分之二强，农民当在三百

万左右，又湘省所发表之调查稿，受灾县份二十余，被灾面积二万余平方公里，合二万万余亩，灾民约四百万云？（陈布雷在这里还打了一个问号 作者注）又鲁省尚未有报告，惟报载鄆城代表所谈谓，该县被淹八百村，已陆沉四百村，毁田禾八千顷，死亡二千余人云……”

陈布雷日记中所摘录的全国公路交通、教育等进出口货等资料颇多，对英、美、日等国之军事生产资料也多有摘录，如1943年8月31日，日记写道：“日本飞机生产之数量及质量”（四月下旬王芄生报告）。“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陆军飞机为三千零九十架，海军飞机为二千五百零八架；而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生产量，陆军机增至七千四百卅五架，海军机增六千二百七十一架，分别陆军机增百分之二百八十六，海军机增百分之二百四十三。”这些国内外有关史料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布雷日记中还记下了许多遗闻轶事。他跟随蒋介石巡视云、贵、川、滇，每到一地必查阅地方志书，如1936年6月30日阅南诏野史，在日记中详录了元时梁、段二国孔雀胆故事，诗书原文有诗十三首，“二千余字，不但全文抄录，而且加以注释”，如（八）阿悼亡词中第二首：“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开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裹彩（陈注：锦被名也）。吐噜吐噜段阿奴（陈注：吐噜可惜也，阿奴以称夫婿）。施宗施秀不识歹（陈注：歹不好也，施宗施秀亦云南人，不善终者）。云片波麟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陈注：押不芦花，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独坐细思量（陈注：肉屏，骆驼背也）。西山铁立霜潇洒（陈注：铁立松木也。”郭沫若以此写了一本《孔雀胆》大戏，而陈布雷所摘录的则是原汁原味的民间叙事诗，而且都加以注释，可见他在摘抄时是访问过人的。还有是1935年7月25日日记中摘了一段“支那名称之由来”，真是前所未闻。原日记是：

“任乃张君所著西康图经民俗篇，任君南充人，之久居西康，多亲历之谈，其中所记‘支那名称之由来’，谓康藏呼茶为‘甲’，华人为‘甲米’，中华曰‘甲拉’，拉地也，即谓茶产之地也。陆羽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葭，四曰茗，五曰荈’，盖我国古音固呼茶为檟，番人所称之‘甲’，实檟之译音也。藏人嗜茶若命，故以茶代表华人华地，阿刺伯感受藏语，亦呼中华为甲拉，后传于欧洲，其音微讹而为Chana矣。”产茶之地为“甲拉”，此一说较瓷器为支那之说更胜一步。陈布雷不仅自己研究风俗人情、搜寻遗闻轶事，而且录了三保太监郑和父墓志铭寄其大哥、四弟一阅，因其大哥、四弟对文史典故亦颇喜爱。

五、日记自我破解了其入蒋之幕及琏女被捕释放之谜和自身修养之心得

关于陈布雷究竟是谁介绍给蒋介石的，有两种说法，一为李一氓老说是由他向蒋介石推荐的，北伐前由共产党人介绍一说也有流传；一说是张静江、虞洽卿介绍给蒋的。陈布雷日记则明确道破了这个问题。陈布雷在1948年9月20日曾游西湖，至满觉垅赏桂花，他在日记中记：“……在临江轩上稍坐，十六年四月偕大哥谒蒋公于此，蒋公称余文能婉曲显豁，善于达意，即在此对静江先生所语也，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我曾问过陈布雷之兄陈纪怀先生的孙女陈明楞老人，陈大姐谓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本宜请陈纪怀为其机要秘书，因陈纪怀年老，又是蒋的长辈，不愿在蒋介石手下工作，推荐其从弟（小陈纪怀18岁）陈布雷给蒋介石，陈布雷日记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陈布雷的女儿陈琏被捕又获释之关节，陈布雷在1947年日记中记得很明白，11月19日日记：“……委座邀留午餐，告余以怜

儿（即陈璉）之事……”12月25日日记：“……盖当局察知彼系被人欺蒙而加入民主青年同盟，但历史甚浅，亦无活动，故准由余领出管教（惟不准其在外活动）。”12月29日日记：“……与默等商如何劝慰怜儿之法，殊苦无术，以其此次回寓后长日悒悒无欢也……”12月30日日记：“……携璉儿往访蒋夫人，承其殷殷询问璉之身世学业，并对余谈宗教哲学……”这就是说陈璉并未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亲自过问这件事，叫陈布雷“管教”。而陈布雷又“苦无术”，陈璉还“悒悒无欢”，去访了宋美龄，宋也一般地垂询，大谈宗教而已。回忆“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再对陈璉威逼，诬说陈璉叛变了，陈璉被逼自杀，这是毫无根据的。陈布雷的日记破解了许多谜团，是很好的一个佐证。

陈布雷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很重视自身修养，日记中多“自省”、“箴言”之类。1947年1月日记中有“治心之要”九条，还摘录了托尔斯泰语录四条，其如“一个人为他人而生活，才可以永远幸福”等等，作为座右铭以自励。蒋介石称陈布雷为“当代完人”。当然，蒋之称其为完人，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上陈完全站在与蒋一致的立场上，忠于蒋，正如陈布雷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是“愚忠”。另一方面，陈布雷在个人道德、操守、人格上确实是一直保持“淡泊”、“清廉”的，对工作日夜操劳，兢兢业业；对朋友，对兄弟，对家庭堪称模范。1946年抗战胜利，陈布雷自重庆飞回上海，5月27日日记记述：“……秦润卿、张申之、俞佐庭先后来访……”这几位都是宁波商界名人，特别是秦润卿是慈溪同乡、上海钱业界领袖，抗战时不愿事敌，是爱国的。陈布雷遇见同乡当然很高兴，但当这些金融界头面人物请他当顾问时，“……俞佐庭君来访，为四明银行董事会，聘余为顾问，并谓将赠车马费，余婉谢坚却之，佐庭乃谈他事……”（5月30日日记）比之国民党大小官员抗战胜利发劫收财、“五子登科”来说，陈布雷的清廉是难得的。陈布雷当时连住房都无法解决。

六、日记最独特的是心灵的自我解剖，最后透露了自杀真因

陈布雷为蒋介石拟写文告，可以说是苦差使。如1941年11月13日，为了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这么一篇篇幅并不大的文章，就花费了三四天。他记下了蒋介石“口授要旨，繁复曲折，颇觉行文组织，难于自然。而说理陈词，未能惬当，彷徨绕室，几乎不能下笔。至晚八时，犹只能成八百字也。委座五次来电话补充要点，愈重视此文，余愈不敢下笔矣……”（11月13日日记）14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委员长将文稿核阅后发下，谓大体可用，嘱再加以修改。午后三时至七时，又速送条谕二叠补充，陆续修改至夜九时始完毕。然知此文断不能就作为定稿，以委座每写一文，陆续修改补充不止，此历年之惯例，而近年尤然。然余之拙笔有不能追赶之苦也……”怪不得陈布雷与李惟果感慨“文字工作之难，相与叹息”了。

1946年12月为蒋介石赶写一份广播稿，“午餐后，委座来电话，乃谓须加入二段意思，因知试官之意不尽与考生相同也……四时许，委座连续来三次手函，要补入不少意思，前后达九、十页之多，头绪纷纭亦复杂，不易安排……”陈布雷改成6000字，连他自己也感“冗长拖沓”；忽接蒋介石电话，“竟将一稿拆为两篇之用，命余补缀，此如何可能乎？”陈布雷大呼：“心拙力竭，拼凑而已。”陈布雷感到为蒋写文章甚为苦恼，自己之思想依附于别人身上，在“感想杂记”中记述：“以余之个性，实只宜作乡里之散人，或藉教读以自给，乃因少时不知自觉，好为文字议论时事，自受知于蒋公，竟充其愚画，许效驰驱。然个性对于复杂之政治环境，实绝对不相适……信乎择业之宜慎也，……进退都无是处，强

忍亦已无余力，苟且偷生，局天眷地，皆所自造，命也乎。”

陈布雷日记中对自己内心之剖露可谓淋漓尽致。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4月间，18日随蒋介石到杭州，4月22日日记中已露出退意：“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侯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4月24日日记又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1937年4月，蒋介石批准陈布雷在杭州休养，在6月1日日记中陈记：“……唯当忍耐持久，以观其后，盖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这里的摆脱不能，不仅是指病体，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直至抗战爆发，陈布雷是带着痛苦与矛盾心情，跟着蒋介石，直至退到重庆。

当时民主势力提出“结束党治”，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对此极为反感。而陈布雷出于“愚忠”（陈布雷自己日记中屡次提到），也认为“结束党治”之提案“……完全出于捣乱政客之所为，明明为窘迫而已……”1940年11月22日日记：“……委座甚愤慨谓如此‘无异要我们解除武装，且加以重重束缚。’”此时的陈布雷已不再是辛亥革命时以反对帝制、反对军阀为己任的激进青年，而是维护“一党专政”、维护“领袖个人独裁”的“忠臣”了。陈布雷已与整个时代脱节，所以心里十分痛苦和矛盾。“以致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1942年11月5日日记）

1943年7月10日及1944年4月，陈布雷日记中多有“杂感补记”一些综合之心得体会。“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当武昌起义之时，余适在天铎报，少年意气凌厉，曾撰‘谈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缘，许身党国。今建国之业未成而已年逾五十，居机要之职位，无丝毫之贡献，不禁感慨系之……”1945年陈布雷在休养中，又写了“新春杂记”，累几千字，中有“我之入侍从

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我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忆季陶在数年前对余与张文白言君二人乃一将一相……余闻之如惊天霹雳，若侍从室之地位与职责真为如此，则余谬居要位，旷职误事之处必擢发难数矣……”蒋介石后来对陈布雷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他起草文告，当一私人秘书，而是要他尽辅佐之责，就是戴季陶之言当一个宰相。可是陈布雷没有这个政治野心，他在1945年1月24日日记有很长一段自白：“……然蒋公既公开言之，我又不便漠然置之，无已其及早引退乎……”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7月14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大呼：“……杂思繁虑，排遣不开，姑不论健康如何，而精神上之衰疲劳累，洵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7月29日日记中写了自讼录8条，自责自谴：“不能如委座之意”；7月30日、31日两天日记并记：“日来某种消极观念而引退之意，仍不断扰于胸中，无可控遏，亦不能自己抑止，形神之萧索，志气之委顿，心绪纷繁，神经颠倒错乱，大有败叶满山不可爬梳之景象……”他还想到“念委座之纷繁忧勤，则余等何敢言劳苦，然余实心力体力交瘁已达极项矣……”最后他感叹：“……此皆余历年自造之错误，今已无可挽救……”如果没有看到日记，真不敢相信陈布雷在抗战胜利前夜，思想痛苦和消沉会至如此地步。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宴客请陈布雷作陪，他在日记中记下“……自断此身无服务之能力，恐今生自此成为无用之废物矣，奈何奈何……”陈布雷固然由于身体极为衰疲，但也有政治上消极悲观的原因，他在8月31日日记中终于喊出了：“余诚为不知自量而只知愚忠自效之大愚人也。”1947年6月17日在南京，陈布雷目睹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官员之腐败，人民怨声载道之情形，“而我中枢散漫脱节，各不相谋，略无振奋团结之气象，殷忧无限”（6月14日日记）；“……今日情绪怫郁，心思烦乱，此二旬来作事一无精神，思虑不能集中，颓败痛苦，几又回复去秋以前情况，十时，

力子来谈教育界情形，并及时局，相对慨然，无可言说……”（6月17日日记）。一是“殷忧无限”，一是“无可言说”，陈布雷心情可谓消沉至极。当时蒋介石已允准陈布雷上庐山休养，可是陈布雷“近来内外情势紧张已极，而国内人心大非，非廿五六年时可比，至可殷忧”（10月25日日记）；“对私人经济之前途、家庭近事、诸儿事业、学业及沪寓房舍等问题均感无妥善解决安排之道，瞻顾大局，又切焦忧，此心郁结，终无术排遣也……”（10月29日日记）。

1948年3月，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国民大会开幕词“文思枯竭异常，进行极度迟滞”（3月25日日记）。“委座续来电约十次，对讲演词军事部分有补充，增加者甚多，虽以为不必要，不得不勉遵其意，盖究竟系以彼之名义而发表也。”然国民大会上一片混乱，北平及上海又发生学潮，在党员大会上“诸人推余说明总裁意旨，众人纷纷发言，力持异议，甚至谓假传意旨，不能听信。余对此种卑鄙之人，实羞于为伍，不禁厉声斥责其非，请审查陈某之历史。如此不受党的命令，不愿服从总裁，无异自丧人格，诸人力劝息怒……”陈布雷在公众场合，从未动怒，今日如此动容，可见其内心焦迫之至。以至8月7日日记中，陈布雷袒露：“近日所闻者皆是一派悲观散漫之论调，昔人所谓未可共患难者已显露其端倪，瞻望前途实不堪设想，余本为消极保守一型人物，数月以来，鉴于内外艰难，以为终须有忠贞不贰之人士，坚定信心，竭诚贡献，故他人规避牢骚，余均处以恬定，但自此……信念渐渐动摇，虽复努力挣扎，而内心悲苦愈深矣！”陈布雷此时已感蒋家王朝将要崩溃，但他决心作蒋介石忠贞不贰之“忠臣”，及币制改革失败，东北、华北蒋军大败，陈布雷准备自尽，在11月12日夜写了几千字杂感。第一条又是“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接着是自谴自责，最后还是说“已不堪再供”领袖“驱策”了，对蒋极表忠心；最后一句话是：“奉劝各位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工作。”陈布雷日记中将其内心的痛苦与思索、矛盾和斗争袒